

中美关系

美专家谈美如何增强对中国的竞争力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 12 月 16 日登载该智库学者史剑道 (Derek Scissors) 的文章称, 在与中国的竞争中, 贸易逆差和气候合作对于竞争力都不是最重要的, 补贴和知识产权才是竞争力的关键。为了保持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 美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 持续增加联邦研发支出, 试验旨在推动生产力的教育项目, 因为教育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一个重大优势。

其次, 更好地记录北京使用的补贴 (如法律保护和经济支持)、参与知识产权“窃取”和“转移”的行业和公司、巨额美国在华投资的终端用户等。对中国受补贴的产品加征更广泛的反补贴税, 以提高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

再次, 落实国会 2018 年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以削减那些帮助中国提升竞争力的技术转移。重点关注“新兴技术”, 因为这些技术对于提升竞争力最为重要。禁止美国公司与从“窃取”或“强迫”知识产权转移中获益的中国公司开展业务。

最后, 评估从美国流向中国的资本对于竞争力的影响。如果流向中国的资本会对美国的竞争力造成重大损害, 美国应对这些资本流动进行限制, 譬如限制美国资本流向特定的中国产业。

美学者称美应利用其优势在亚洲竞争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12 月 22 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总裁方艾文 (Evan A. Feigenbaum) 的文章《迎接在亚洲的挑战》称, 未来拜登政府应利用美国在亚洲实际存在的

优势而非幻想来竞争。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在亚洲犯了三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削弱了自身的竞争力。首先，美国缺乏在亚洲的地区战略。特朗普政府使其在亚洲的关系和政策成为应对中国的衍生品。这给亚洲国家发出的一个信号是，美国对它们没有兴趣，除了将其视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代理人，华盛顿没有设置专门针对亚洲地区的议程。

其次，美国仅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视为安全挑战，而非经济挑战。美国在亚洲的经济领导地位面临风险，亚洲内部的贸易正在超越与美国的贸易，美国也没有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贸易协议将为亚洲制定贸易和投资标准。

再次，美国希望抹去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变化，但美国主导亚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亚洲人现在不仅是生产者和出口商，也是消费者、进口商和资本提供者。美国的战略应适应亚洲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不是幻想回到美国居于中心地位的亚洲，并利用其独有的创新优势和标准设定国的角色与中国竞争。

美学者：美国如何在南亚应对中国

《国会山报》网站 12 月 23 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席帕特里克·克罗宁 (Patrick M. Cronin) 的文章《中国向西看，美国不能视而不见》称，中国日益将目光投向南亚来推进其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拜登政府应根据中国如何看待南亚地区来制定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文章摘要如下：

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在南亚的扩张是该地区发展趋势和北京政策设计的副产品。中国在南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有助于构建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秩序。中国在避免冲突的同时，利用贸

易、投资、基础设施和其他工具，在陆上、海上和数字上与欧亚各国建立更深厚的联系。

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亚的存在，美国的南亚政策应遵循三个指导原则：一是调整美国在南亚的政策和投资，以更好地应对中国在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二是通过加强与印度的双边技术和情报合作，深化美国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四边活动；推进高科技民主国家建立“T10”论坛来保持竞争力并塑造全球标准。三是重视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加强双方安全和经济合作。

美学者分析可能影响拜登政府亚太政策的五大问题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政治学家杰弗里·霍纳(Jeffrey W. Hornung)的文章《选举年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称，特朗普政府“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和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可能将继续存在。这包括关注自由贸易、透明的发展援助和基础设施支持、航行自由和免受胁迫。具体的政策将取决于拜登政府如何看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最佳对华方针是什么？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追求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强化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如果对华贸易战加剧，地区盟友和伙伴对于中美竞争越来越感到不适，下届政府是否会减少对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转而采取更广泛的包含国际或地区机构的多边努力？

第二，美国对地区发展援助和基础设施支持的关注度如何？美国国会 2018 年通过了《更好利用发展投资法案》，将投资 600 亿美元鼓励私人投资项目。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拜登政府在向国外投入大量经济援助方面有多大灵活度？如果中国的活

动需要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做出更多回应，发展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在美国政策优先事项名单上会占据怎样的位置？

第三，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优先考虑人权问题？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仅在涉及中国的时候强调人权问题，或人权问题是否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中是否会推行一项更广泛的促进价值观和民主的议程？

第四，美国将在何种程度上加强与东盟及其各成员国的关系？东盟国家不希望在美中竞争中选边站。如果东盟国家继续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可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有效在与东盟国家接触和转移中国影响之间保持平衡。

第五，美国在实施地区战略的过程中应如何将印度纳入进来？如果新德里反对美国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合作，美国将如何回应？美国将如何处理印度从俄罗斯购买导弹、从伊朗购买石油的计划？

美刊称美国需为中美竞争进入“危险期”做好准备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 12 月 17 日登载题为《与中国的竞争应该短而激烈》的文章称，未来数年内中美竞争将进入一个激烈的“危险期”，美国需为此做好准备。文章摘要如下：

在美国外交政策界，关于美中正进行一场可能持续一个世纪的“超级大国马拉松”的看法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历史和中国近期的发展轨迹表明，未来几年将最为危险。美国仍需要长期战略来应对长期的竞争，但首先需要有一个应对危险期的短期策略。

中国拥有在关键领域挑战美国的财力与实力。这得益于中国数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和特朗普带来的混乱。然而，中国的机遇可能正在迅速消失。在多个方面，中国正面临自身行为造成的反作

用。

今天美国的“危险期”战略需要基于三个原则：第一，集中精力应对中国短期内能够达成且将改变长期力量对比的成果，其中最紧迫的是台湾问题和中国在 5G 通信网络方面的优势；第二，依赖当前或近期可用的工具和伙伴关系，而非数年后才能利用的资产；第三，有选择地削弱中国的权力，而不是改变其行为。

华盛顿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支持台湾。华盛顿应在台湾附近甚至岛内部署大量导弹发射器和武装无人机。美国还需要帮助重新“武装”台湾以进行不对称作战。最后，美国应该争取日本、印度、欧洲等盟国的参与。

为遏制中国技术扩张，华盛顿应限制中国仍依赖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技术出口，包括半导体、AI 芯片和数控机床。此外，美国应该有选择地与中国经济脱钩以限制其利用美国的弱点。未来美国可以与友好的“民主国家”合作，发展可靠的供应链。

随着美中关系进入危险期，华盛顿必须加强防备，以应对紧迫的危险。但华盛顿不应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如彻底的技术禁运、全面的贸易制裁，或在中国境内煽动暴力的秘密行动计划等。只要美国能经受住即将到来的危机，就可以像以前一样赢得长期竞争。

美国外交

美媒称美国可借助地方外交提升软实力

《国会山报》网站近期登载题为《地方外交可以提升美国在海外的软实力》的文章称，美国可以借助地方外交，来提高在海外的软实力。文章摘要如下：

根据胡佛研究所的报告，自上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商业和人文交流帮助中美“通过地方层面的合作建立互信和共同繁荣”。然而，伴随接触而来的一些挑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胡佛研究所的报告强调，“各州和城市的独立对华政策有时会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并阻碍美国与中国在塑造全球规范和实践方面的竞争，这种危险越来越大”。同样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参与国际事务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可能没有接受过大量培训，也没有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

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促进城市外交和国际接触，同时降低风险。例如，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一个地方外交办公室，可以帮助城市和州官员更好地理解与国际接触相关的风险和回报，并做好准备。

为管理国际关系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机会也很重要。各级政府官员之间更好的培训和协调，将使地方外交有机会增强美国在国外的软实力，同时促进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如果没有适当的培训和协调，州和地方官员可能会向国外发出混杂的信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所接触的政府的意图。这进而可能破坏由国家政府领导的国际倡议。

美专家就核军控改革提出五项建议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 12 月 14 日登载该智库核政策项目联合主任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的文章《改革核军控：五项近期建议》称，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表示支持军控，但对于军控的目的和先决条件有很大分歧。为应对各国的安全关切并避免军备竞赛带来的风险和意外升级，文章提出五项建议：

第一，俄罗斯和美国应每年两次告知彼此已部署的潜射核巡

航导弹（SLCMs）、潜射常规巡航导弹和潜射常规助推滑翔导弹（SLBGMs）的数目，避免因一方高估另一方目前或未来的部署而使危险加剧。

第二，俄罗斯和美国应在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基础上，同意对二至五对空置的实际或疑似弹头存储设施进行对等检查，以证明这些设施未存储任何核弹头，避免因战略核武器的存储地点模糊不清而造成严重风险。

第三，俄罗斯和美国应就欧洲“宙斯盾”陆基导弹防御设施商定一系列措施，如美国应承诺在欧洲首次部署燃尽速度超过 3 千米/秒的拦截导弹时，提前通知俄罗斯。美国应向俄罗斯重申，“宙斯盾”的唯一目的是防御；并承诺不将攻击性导弹装入发射器，不改造发射器以使其能够发射攻击性导弹。

第四，中美应宣布共同停产制造核武器所需的裂变材料，并互通各自可用于武器制造的裂变材料库存。就双方对合规问题的任何担忧展开讨论，以发展有针对性的核查措施。

第五，中俄美应同意告知彼此所有符合限定条件的航天发射和弹道导弹、助推滑翔导弹的陆上、海上和空中试验，避免因将导弹试验或航天发射误认为是攻击而引发危机升级。

美学者分析拜登可能采取的东亚政策

卡托研究所网站 12 月 21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特德·加仑·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文章，分析了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可能采取的东亚政策。文章摘要如下：

在美国的东亚政策方面，新总统从一开始就面临几项艰巨的任务。虽然东亚各国政府普遍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持负面态度，但它们更愿意接受特朗普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采取的更坚定的

对华立场，并且担心拜登政府会对中国更加宽容。但对一些东亚国家而言，拜登恢复（特朗普之前的）原状的做法未必会受到欢迎。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拜登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将与现任政府显著不同，而在其他方面将出人意料地保持连续性。最大的不同将出现在两个领域：经济（尤其是贸易）政策以及华盛顿与传统盟友的关系。

拜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几乎从未接受贸易保护主义。可以预见，美国将重新支持多边协议，以实现全球经济体系的自由化。同样，拜登也不太可能延续特朗普的另一项政策，即迫使日本和韩国为它们各自与美国的双边联盟所带来的好处付出更多。

不过，在其他问题上，新的东亚政策只会部分恢复原状。例如，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加大对台湾（地区）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在国会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同样，在香港问题上，支持对中国高层领导人实施制裁的人也增加了。这些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

或许，拜登政府东亚政策最大的未知数是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在竞选期间，拜登重复了美国的标准立场，即尽管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话，但平壤必须先同意一个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计划。

CSIS 建言美国如何在新时期加强联盟体系

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也面临更多压力。美国未来应增强联盟的凝聚力、能力和容量。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20 年全球安全论坛”近日发布报告《美国联盟的新时代》称，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也面临更多压力。报告认为，美国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增强未来联盟的凝聚力、能力和容量。

第一，重申美国的义务和领导力，并扩大磋商。通过在各级别恢复频繁的磋商，在盟友之间以及美国主导的多边框架中建立信心。对印太地区的盟友采取协作和协调的方式，为实现共同的安全和发展目标制定长期政策。在促进民主、贸易、供应链弹性、新兴技术管理等领域展开合作，为联盟开发“新角色”。

第二，重组外交政策机构，推进具有凝聚力的联盟战略。除了国防部，将国务院、主要盟友、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公司等也纳入应急计划的范围。改革美国国安职业人员的职业道路，在职业发展中鼓励跨机构经历，以增加跨地区、跨职能的视角，并在国家安全界建立合作关系。

第三，建立新架构、培养新伙伴，以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成立民主国家联盟，识别并应对威权对手和政治运动带来的威胁。建立基于问题的联盟团队，并提升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在美国联盟中的作用，让拥有具体工具和能力的关键实体成为国家主导努力的补充。

第四，重申对全球合作和人道主义的关注。通过优化的多边“饥荒预警系统网络（FEWS NET）”来加强有关饥荒和环境威胁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促进国际对等的非政府研究合作，提高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弹性。强调对移民源头进行投资的地区解决方案，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进来，使直接利益攸关方的政治意愿更加集中，以促进针对近期事务的合作。

第五，振兴北约，迎接竞争的新时代。与北约盟友协商，加强第五条款的完整性和约束力，以应对“灰色地带”行动和进攻性网络行动。促进北约与战略盟国（如“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亚洲盟友和其他新兴民主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合作。

第六，投资建设更强、网络化程度更高的印太联盟和伙伴关系。继续向印太地区进行军事、外交和经济再平衡。支持在印太地区成立“小多边”式、以问题为中心的非正式团体，以实现美国盟友和伙伴之间更稳固的关系和更强的互操作性，并将美国的利益与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利益联系起来。

CNAS 称美国将继续推行胁迫性经济治国方略

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胁迫性经济治国方略的未来”任务工作组（CNAS Task Force on the Future of U.S. Coercive Economic Statecraft）近日发布报告称，美国将继续大量使用胁迫性经济工具，但下届政府和国会的政策制定者至少应该花同样多的精力关注积极的经济工具。报告摘要如下：

过去十年，美国胁迫性经济工具呈爆炸式增长。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胁迫性经济工具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制裁领域。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不仅继续扩大制裁的使用范围，还更新和加强了其他胁迫性经济工具，包括出台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外国投资、征收关税、禁用外国应用程序以及采取其他进口限制措施。美国对胁迫性经济治国方略的使用有以下趋势：

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胁迫性经济治国方略反映了一系列因素。不仅反映出美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增多，也反映出美国对这些措施的效用和效力的理解正在改变。这些措施的相对成功促成了一种广泛的两党共识，即胁迫性经济治国方略是种有吸引力和有效的政策工具，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些工具的使用。

外交对实施胁迫性经济措施至关重要，但也需要领导人做出艰难的选择。美国胁迫性经济措施长期以来造成了与盟国的紧张关系，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在其他与美国有共同政策目标的领域

进行合作。

阐明政策目标具有挑战性，但至关重要。传达胁迫性经济措施的明确目标极为重要，能使决策者能够将胁迫性经济措施用作有效的外交谈判筹码，要求目标实体改变特定行为，还能更好地使利益相关者（如商界）遵从胁迫性经济措施。但现实情况是，目标实体往往从事一系列恶意活动，而华盛顿的政策和政治动态导致其很难为个别胁迫性经济措施设定明确的目标。

政策制定界面临的挑战是，适当地校准预测和衡量胁迫性政策经济成本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制度化。在美国继续对俄罗斯和中国等重要经济目标使用胁迫性经济措施的情况下，决策者需要寻求政府内部和外部资源，提高其衡量此类措施潜在成本的能力。

考虑到不断上升的成本，以及美国经济胁迫可能导致与盟国关系紧张，决策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并定期评估胁迫性经济措施是否真的实现了他们所宣称的目标。

中国可能会给美国几十年来的胁迫性经济治国方略带来最复杂的挑战。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使美国获得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但也涉及了更多经济利害关系。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尤其是亚洲的盟友和伙伴）来说，中国甚至更为重要。从长远来看，相较于美国经济胁迫的其他目标，中国可能更有能力降低对美国关键筹码的依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未来大流行病等全球性集体威胁的重要多边努力中，中国也必然会有一席之地。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仔细进行评估。

总之，美国政策制定者显然将继续积极使用胁迫性经济工具。但经验表明，使用胁迫性经济工具需要谨慎。如果新一届政府和国会的政策制定者花至少同样多的精力关注积极的经济工具，包括国内经济复兴、国际金融和发展激励措施以及积极的贸

易工具等，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平衡并有效的经济工具包。

美国政治/其他

美国会应通过五项改革重建民众信任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12 月 22 日登载题为《重建信任：五个步骤减少国会利益冲突》的文章，呼吁美国国会通过改革减少利益冲突，重建民众的信任。

文章称，美国国会早就应该限制其成员和工作人员的交易活动和外部商业活动了。遗憾的是，国会议员在进行大量股票交易的同时，还举行听证会、起草法律，为直接影响这些股票价格的监管机构提供资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外部商业利益从联邦计划和活动中受益。金融交易和外部商业活动都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损害了人们对官员乃至整个政府的信任。两者都应该受到比现在更多的限制。

文章称，国会应通过五项改革来重建民众对国会的信任：一是禁止国会成员在拥有与某些财产或金融工具相关的重大内幕信息时购买或出售此类财产或金融工具；二是禁止国会成员购买和销售任何价值可能受其参与的听证会、简报会、立法活动或其他行动影响的金融工具；三是规定国会成员只能购买和销售“广泛性”金融工具；四是要求国会成员得到道德办公室的“预先许可”（类似于金融服务业的现行做法）；五是禁止国会成员拥有任何营利性企业的积极所有权或与其建立其他重大财务关系。

美媒称拜登政府应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2 月 24 日载文称，尽管特朗普败选，但他还是获得了 7400 万张选票，原因很简单：在他任期内，美国经济处于高压状态，工资迅速增长。如果拜登和民主党无视这一点，或者听信已经在推动紧缩的财政鹰派的话，他们将在 2024 年面临痛苦的清算。

文章称，2020 年大选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很少是受益于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减税政策的富豪或者希望未来能从中受益的潜在富豪。一些人无疑非常关注在联邦法院任命右翼法官，但很多人是因为其他原因支持特朗普。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经济发展为美国家庭带来了可观的工资增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美国人工资增长的速度比克林顿任总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快。

2000 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经通胀调整)为 6.25 万美元，2011 年仅为 5.7 万美元，直到 2016 年才突破 2000 年的峰值。在特朗普任期的头三年里，收入继续强劲增长。2019 年，美国家庭收入中值接近 6.9 万美元，比“大衰退”后的最低点高出 20% 以上，比克林顿时期的峰值高出 10%。若未来四年工资达不到这样的增长，7400 万选民（甚至更多）将感受到差别，并且在 2024 年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或其他“特式”共和党人。

文章称，政策制定者寻求的任何与繁荣相关的经济目标，无论是与生产率、长期就业还是收入水平有关，都将更容易在高压经济中实现。如果说上一代人政策的成功和失败带来什么启示，那就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仍是实现繁荣目标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美媒：拜登必须同时推进各优先事项，否则将面临失败

《国会山报》网站 12 月 30 日载文称，当选总统拜登有四个雄心勃勃的优先事项，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种族平等和经济复苏，由于这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必须同时解决，而不能分开应对。

文章称，历史上有很多教训表明，狭隘地关注一个优先事项可能会削弱其他优先事项。几个州和联邦可再生能源税收政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政策迅速提高了家庭使用太阳能的能力和能源效率，对气候变化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因为把一些低收入家庭排除在外，因而加剧了能源获取方面的不平等。

相反，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政府并不是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经济复苏，他们看到了同时推进经济和气候行动的机会，通过了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积极的气候行动，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文章指出，拜登政府应该尽早采取行动，推动政策发挥全面影响。至少有三种具体、可实现的行动可以确保在议程范围内取得进展。第一，拜登应该创建一个内阁委员会，来更好地推动疫情后重建，并且通过它分配机构预算的主要部分；第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应该制定规则，要求所有政策的评估不仅要考虑经济成本和效益，还要考虑政府的所有四个优先事项；第三，解决数据鸿沟，召集大量专家以更全面的方式评估政策选择，快速研究倡议和合作可以迅速使人们清楚哪些政策方案最有可能推进拜登提出的四个同等目标。

2021 年美国面临的十大风险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近期载文预测了 2021 年美国面临的

十大风险，摘要如下：

第一，疫苗推出进程缓慢，新冠危机进一步加深（可能性：中高）。新冠肺炎疫情将继续在美国、欧盟和俄罗斯肆虐，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延续到 2021 年。疫苗分发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生产和物流问题，进而推迟大多数公众可接种疫苗的时间。

第二，拜登的总统职能遭压制（可能性：高）。美国候任总统拜登的执政能力将受限，尤其是如果共和党人继续保持参议院领导权。民调显示，约 70% 的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担任总统不合法。与此同时，左翼进步人士将向拜登施压，进而抽干温和派对其政府的支持。

第三，爆发另一场由债务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性：中）。2020 年，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 15 万亿美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达到全球 GDP 的 365%。今年流向低收入国家的资本预计将比 2019 年少 7000 亿美元。到 2021 年底，发展中经济体需要 7 万亿美元来偿还债务。这样的金融困境可能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第四，西方国家在缓慢的经济复苏中挣扎（可能性：高）。到 2021 年底，世界大多数国家的 GDP 不会回到 2020 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刺激，西方的情况将变得更糟。

第五，朝鲜制造新的危机（可能性：中高）。过去的模式是，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会受到朝鲜的挑衅，要么是导弹试射，要么是核试验，预计在拜登总统任期的第一季度就会面临这一情况。这样的示威将导致媒体和国会对拜登施压，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并导致一场可能失控的准危机。

第六，美伊对抗加剧（可能性：中低）。以色列涉嫌暗杀伊朗最重要的核科学家，再加上特朗普可能在离任前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造成严重影响，让拜登重启伊朗核协议的希望落空。如果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兑现誓言，对以色列、阿联酋或沙特

石油设施进行报复，可能引发特朗普政府的强烈反应，比如轰炸纳坦兹核设施，进而引发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恶性循环，并削弱拜登的外交抱负。

第七，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可能性：中）。台湾问题可能是中美关系紧张走向终结的地方。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负面态势已经升级。美国的任何军事干预都将引发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

第八，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肆虐全球（已发生）。世界粮食计划署称，非洲、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遭受饥荒。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穷人也承受着食品价格上涨的痛苦。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还面临食品安全问题。

第九，全球中产阶级扩张走到尽头（可能性：高）。过去 30 年世界最大的成就是数百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以及全球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而新冠危机带来了威胁。专家认为，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首次开始缩小，仅在拉丁美洲就将缩小 5200 万人。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预测，到 2021 年底，多达 1.5 亿人将陷入极端贫困（每日生活费低于 1.9 美元标准）。

第十，“新奥斯曼土耳其”变得更加“无赖”（可能性：高）。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越来越独裁、伊斯兰化和扩张主义，它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在索马里、卡塔尔、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尔干半岛部署军队。安卡拉的多阵线军事自信可能引发更多冲突，并迫使北约对其进行清算。